

铜梁文史资料

(第三十期)

铜梁县政协文史资料组编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

忆滕县战役一角

谭超伦

——一九三七年冬，抗日战争伊始，我激于爱国热情，民族大义，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川军45军125师749团2营8连担任文书上士。南作战后，升任本连第二排少尉排长。一九三八年二月本部奉令调归五战区山东滕县归124师师长王铭章指挥。师指挥部位于滕县新城内。本团驻滕县北关外北楼村，营为前卫，我连担任前哨，在津浦铁路南段七里沟界河一带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以阻止进犯我滕县之敌。日寇在鄆县两下店一线窥视我方，经常派遣敌骑和小股日兵进行骚扰。本部除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加强防御工事，严阵以待外，并不失时机地对未犯之敌，给予有力的还击，以挫其锋。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午后三时许，日寇约一中队骑兵和十辆坦

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我营阵地发起全面的攻击，激战一小时，
本因我军装备低劣，官兵伤亡惨重，阵地失守。因战斗激烈，阵亡及
重伤官兵，一时来不及救护出险，竟惨遭日寇坦克的碾压，敌骑兵马
蹄的践踏尸横遍地，血溅四溢，伤者无一活命，日寇的法西斯暴行，
更激起了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

我营撤退至滕县北关外楼村，休整只不过一天又奉命奔赴台儿庄
增援。三月十六日黄昏离开滕县，向东南方向快速前进，经桑村、山
亭，于十七日拂晓到达徐庄，不意在徐庄东部，遭到了日寇伏击，我
部官兵伤亡较重，致终止了支援台儿庄的任务，被迫回返滕县，归还
团的建制。我在徐庄的遭遇战中，后脑负伤，排长职务奉命交第四
班班长兰焕奎代理。由于战局紧张，不能脱离战场，仍随部队参加战
斗。这时日寇集结兵力，加紧南下，经枣庄、台儿庄，切断各铁道交通，一面分兵进攻徐州，一面用
重兵包围滕县。图谋对我抗日各军进行分割，各个击破。

三月十八日拂晓日寇又集结约两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向滕县开始
发起猛攻。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或低空扫射，密集的炮火不断向我阵
地轰击，敌人的步兵和骑兵炮火的掩护下，蜂拥地逼近城壕，一时
弹火飞溅，硝烟弥漫，草灼树焦，土崩石裂，官兵们都捧出了一颗报
效祖国赤诚之心，莫不视死如归，前仆后继，誓以与日寇宣战到底，
以扬我国威！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将冲入我阵地之敌予以歼灭击退。王
旅长师长从战斗开始，日日夜夜一直亲临前线，率部督师，指挥若定，

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当日寇的飞机大炮进行疯狂轰炸，城墙崩塌，战情万分险恶时，王师长紧急动员全城军民利用夜间及日寇停止攻击的空隙，把城内的条石、树木、木料、麻袋等集中使用，以加固防御工事，堵住城墙缺口，同时组织人员向群众宣传，揭露日寇种种暴行，以激发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经过四昼夜的浴血苦战，我军伤亡惨重，粮弹告罄，至三月二十一日中午滕县复遭日寇强行进攻，王铭章师长亲自指挥部属与日军展开巷战，白刃肉搏与敌拼杀，有的士兵与敌人同归于尽。我抗日军人的壮烈牺牲精神，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血战至下午四时，王铭章师长不幸遭敌机轰炸，以身殉国。

三月二十一日黄昏滕县沦陷。日寇来到县城，对我无辜百姓极尽蹂躏烧杀，其残暴行为尚不可名状！本部官兵于城陷后撤退，其伤亡人数难以计算，就以我营计仅有十五人得以生存。我们由营长王承俊率领越微山湖至江苏沛县。历时五日始到黄口，经本师收容站安置就地休息两日，即转送河南信阳后方医院治疗。

以上是我参加滕县抗日一角的回忆，以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并缅怀为抗日牺牲的烈士！

日机狂炸重庆暴行目睹记

李 远 才

一九三九年我在南泉四川省高级工业学校念书。五月三、四两日

目睹日机狂轰滥炸我重庆的暴行，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敌人的侵略暴行仍记忆犹新。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谨将目睹所得，据实记录于后。

五月三日那天，我们正吃午饭时，忽然拉紧急警报，而且时间特别长。南泉通往重庆的电话打不通，同学们都感事态严重。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日本鬼子这次把重庆炸得很惨！一家住市区的同学，关心亲人的安危，都焦急万分。晚饭后，我邀了十多位同学，连夜步行到城里去探望。到达海棠溪时东方尚未发白，只见对岸火光熊熊，浓烟冲天。待到天明，由于雾大封江不准船只往来，过不了江。后来，江面上的烟雾逐渐散去，可以看清一百公尺以内的东西。于是我们不顾禁令，冒着危险，驾着小舟向储奇门方向划去。上岸后见沿江一带棚户区（枯水季节，贫苦市民在菜园坝至朝天门河滩上搭的临时房屋，以开设酒店、饭馆或做其它小本生意，时称棚户区），房屋烧毁倒塌，有的已化为灰烬，有的还在燃烧。被炸死烧死的同胞，横七竖八躺在地上，肤色焦黑，形体有的弯曲，有的缩成一团，已分辨不出男女老幼。我们满腔悲愤，含着眼泪，从尸体的空隙中小心踩过。走到大梁子，见着我的两位叔父，亲人相见悲喜交加。他们向我讲述了五月三日日机轰炸重庆的惨状。这次日分两批十八架，初入重庆上空时排成人字形，待飞到朝天门时便一字摆开，向低空俯冲，随即投弹，致使沿江一带惨遭轰炸。我到叔父家匆匆吃过早饭。叔父说，今天是“五、四”，敌机有可能再来轰炸，叫我赶

四校。我刚才出门，便拉警报了。这次来袭日机是二十七架，但比昨天更狡猾了，进入市区上空后，来回盘旋，寻找目标。飞到中山公园上空，因树下有人走动，敌机就用机枪扫射，顿时人群大乱，紧接着敌机便开始投弹。当时自中山公园到校场，自苍坪街到都郎街，自大阳沟到会仙桥等繁华闹市，被炸得烟满天，房毁墙倒，火光熊熊，瓦砾遍地；中山公园内陈尸满地，血肉飞溅四壁，残肢断腿挂满树枝。公园门口铁丝笼内一只大孔雀同时遭难，连罗也没有幸免。后来虽然现场打扫，但血腥气味仍多日不散，真是惨绝人寰！

铜梁文史资料

(第五十四期)

铜梁县政协文史资料组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回忆解放初期铜梁板桥区剿匪情况

张祖宣

解放初期，我参加了铜梁县板桥区的征粮、剿匪工作。在中共板桥区委、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该区的西甬服务团同志、地下党同志、民主人士、积极分子们共同战斗到剿匪结束。时间虽已过去近四十年，但往事历历，记忆犹新。现将板桥剿匪概况略述于后。

(一) 欢庆解放

板桥区是铜梁解放初期划定的一个新区，当时叫第六区，辖板桥、寿永、三教、云龙、新民、永嘉、安溪七个乡，计一百零五个保，七万五千多人口。这一带是铜梁的边远区域（板桥场离铜梁城一百四十华里，^{离永川五十华里}）。解放前以板桥场为中心，设有国民党区党部、青年党区分部、警察派出所等反动机构，统治压迫着这一带劳动人民。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这一带也拥有相当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一年就有了中

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九四八年秋又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板桥区委。部分乡成立有特支或党支部。地下党的同志们在解放前夕就做了很多团结群众和民主人士的工作。同时，利用各种关系打入了伪乡保政权，掌握了地方武装力量。有的党员同志还当上了国民党的保长和自卫队的领导。

一九四九年农历冬月十三铜梁县解放了，十六日板桥地下党组织就安排人接管了三教乡，十七日接管了板桥乡。其他各乡以民主人士出面成立了“维持会”，只有安溪乡未动。

冬月初一，板桥区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在板桥场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宣布由铜梁县人民政府派来的，西南服务团干部黄兴才同志任区长，张兴良同志任副区长，左文学任财政助理员，于国英（女）任妇女干部。本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彭家福、唐伊任、董兴奇、洪明全、刘其鸣等同志先后脱产到区工作，张祖宣也在这时到区工作。其余地下党员同志都仍在各乡坚持工作（谷业互同志在寿永乡，谷正乾、谷世雍、刘兴民、胡文先等在三教，刘学忠等在永嘉）。

区政府成立后，一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方针政策，组织欢庆解放的各种活动；一面展开了接管和征粮工作。当时接管的总政策是，“对各种旧人员，旧武装原封不动地“包下来”，令其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照常供职，听候接管”。因此板桥区各乡、保的大部份旧人员在接管后都继续供职。乡、保的旧武装人员和枪枝也没

有六乡（其中有一部份乡，保武装实际已是我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当时全区的宣传工作是大张旗鼓深入城乡，征粮工作也随之展开。宣传队、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场镇、农村，交通要道，到处贴满了欢欣鼓舞的红绿标语，每逢赶场，到处是“秧歌”，“腰鼓”，

“花鼓”，“莲队”等，收粮点，人们川流不息踊跃交粮。“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声响彻云天。一派欢乐景象。

（二）土匪暴动

正当人们浸沉在解放的欢乐之中，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死亡。他们以预置的国民党特务，地方的恶霸地主为首，以旧武装和蒋军溃散官兵、惯匪为骨干，欺压威胁部份群众，搜集民间枪支，组成了一支凶恶的反动势力，妄图乘我们立足未稳，骨干力量有限之机进行反攻复辟，作垂死绝望的挣扎。

三教乡的地主霍晴怀，新民乡的伪军官林光荣，林光燕弟兄和大足县的段西铭（又名余山石是国民党少将特务，解放前夕曾在蒋介石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过应变潜伏训练），邻县的土匪头子大，小老磨（绰号），宋双等人互相勾结，密谋组织土匪暴动。冬月中旬，三教乡的霍晴怀，新民乡的伪军官林光荣，林光燕弟兄去转龙山上参加了段西铭召开的“组织暴动”会议。林光荣弟兄回乡后，立即与新民乡留用伪乡长张绍良，副乡长许明理密谋，约集本乡反动骨干及匪

徒近百 人在甘家屋基开会，正式成立了土匪中队，**宸晴**回到三教后，迅速拉起了三个中队的土匪大队，分别活动在三教、新民和西山一带。冬月下旬，匪首**宸晴**和三教乡的伪乡长**黄定尧**互相勾结，趁我副区长**张兴良**到三教乡召开群众大会，欢庆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节之机，带领数百匪徒，在三教场设伏，妄图刺杀**张**副区长和吃掉**张**带去的一个排的解放军。正当伪乡长**黄定尧**伪装热情接待，积极布置会场，组织听众，并请**张**副区长上台讲话时，一位在板桥田赋征收处工作的旧人员（姓曾已忘其名）秘密地向**张**副区长报告说：“土匪都安排好了，要打你的黑枪”。**张**副区长当机立断，下令收岗速回板桥，队伍将走到三教场猪市坝时，**宸晴**带领几百匪徒攻上来并开了枪。**张**副区长指挥部队边打边退，甩掉土匪后就跑步回到板桥。冬月下旬，区派干部**刘其鸣**同志到新民乡开会，布置大户加征。新民乡匪首**林光荣**、**林光燕**弟兄闻讯随带数百名土匪来袭击乡公所。当时乡里只有二十多名地方武装，在**刘其鸣**同志的组织指挥下，顽强战斗，终于击退匪徒，**刘其鸣**同志平安回区。

转龙乡的土匪探知永嘉乡有一批武器（这批武器已由副区长**张兴良**同志带人于腊月中旬取回区政府去了，计有中正式步枪四十枝，刺刀四十把，子弹三箱，手榴弹七十多枚）。遂于腊月二十日组织土匪来袭击永嘉乡政府，企图抢夺这批武器，结果因武器运走永嘉乡人员亦转移而扑了空。腊月二十三日，转龙土匪又集中数百人再度进袭永

事，曾盘聚街坊，企图大肆抢劫。恰值我解放军某部田连长率领一个连的部队，由大足路过永嘉去九龙乡执行任务，将到永嘉下场口，当地群众就向解放军报告匪情。田连长当机立断，兵分两路，一路从下场口寨门搭人梯翻墙入场，一路从禹王庙山门翻墙进场。两面夹攻和土匪激战一小时，打死土匪头目唐××，打伤土匪多人，匪被击溃。在此同时，除寿永乡外，其他各乡也多次出现土匪扰乱事件。

(三) 组织反击

自三教等地被土匪袭击后，板桥区委在黄兴才同志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兴良、唐伊任、彭家福、袁兴衡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对全区匪情进行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土匪野心不小，来势凶猛，不可轻敌。决定组织武装力量一面征粮，一面剿匪。并把区里的妇女干部于国英、曾宪碧及一部份不适应战斗生活的同志，派地下党员彭家福及谷业互的一个中队武装，连夜护送到驻永川的解放军三十五师师部。区立即分乡组织了七个武装中队（其中：板桥三个中队、三教两个中队、寿永两个中队）共七百人左右，与土匪周旋在板桥三教一带。

腊月二十七日，土匪袭击永嘉乡的征粮队，征粮队的同志共十一人，全部退守在该乡背后的楠竹林内，随被土匪包围。区政府得知消息后，急派张兴良同志带领一个排的武装力量（区的通讯排）奔赴永嘉增援。到达目的地后张兴良手持冲锋枪带头猛攻，土匪看到增援的人多，火力又猛，遂大呼：“水涨了”（意思是快退）纷纷四散败退。

救出了永嘉征粮队。

就在同一天上午，匪首虞晴初带领七百多匪徒来围攻板桥区政府，意在活捉黄、张二位区长，抢动枪枝。因当天区长黄兴才带领武装及工作人员到寿永，张兴良到永嘉去了，土匪扑了空，随退出板桥。下午虞晴初又来“杀回马枪”，黄张都未回区。匪仍未达到目的而退出。腊月二十九日，永川匪首小老磨带五百匪徒来攻打板桥区政府，区得知情报后就主动出击，留下张兴良和一部份同志守区政府，黄兴才同志亲自带领区中队和寿永的两个中队武装埋伏在场背后的胡家庵处打阻击，唐伊任、洪明全等同志都上了前线，土匪几次冲锋都被打退，战斗坚持到下午三点钟，将匪众击退。

当时除全区组织有七个武装中队外，解放军一〇五团还派有一个营的部队驻板桥。在这段时间里还和土匪有几次小的接触，曾先后捉住土匪十二人，其中在三教捉住三人，永嘉一人，寿永八人。

（四） 坚守求援

板桥区离铜梁城一百四十华里，交通联络都不方便，自土匪暴动后连续有五十天时间和县里断了联系。区里虽然组织有七个中队的武装，但骨干太少，而且这部份人大多数是才接收的旧乡，保武装，既没有实战经验，又缺乏坚强的意志。板桥虽驻有部份解放军，但也是时来时往。在这种情况下，区长黄兴才、副区长张兴良同志，紧紧依靠地下党和同志（西南服务团的左文学医病去了）团结民主

人士和积极份子，带领区武装力量与土匪坚持斗争。

腊月二十七日，驻板桥的解放军暂时被调走，区里只剩下地方武装。土匪得知这消息后乘机进攻，于正月初三、初四、初五、初六连续派人带信到区，扬言要打区政府，并称“黄、张二区长缴枪不杀”。区领导估计土匪可能要进攻板桥，即时做了战斗部署。于初六日晚派出李建成中队守卫场外的傅家岩岭岗。其余武装力量分布在场内各要害地段。正月初七日凌晨，大足段西铭匪部和新民乡林光荣匪众计一千多人来围攻板桥场。李建成中队在傅家岩被匪众冲垮，区通讯排有两个班被土匪围在下场口碉堡内。区中队长周至国（留用人员）在被围时叛变投敌，碉堡内的两个班全部被缴了枪。区领导黄兴才、张兴良同志带领一部份武装和全区干部退到板桥场后的双桥新村子固守。同时，派唐伊任同志化装出村，经普莲乡到永川，给驻永川的三十五师解放军报信，请求火速支援。

双桥新村子（即寨子）是张祖宣同志住家的地方。地势高，四周有坚固的围墙，有三个碉楼，村子内住有七户人家都是基本群众。此地易守难攻，是区政府事先选好的基地。

区武装力量退到双桥新村子时，先在村外与土匪激战。叛徒周至国站出来为土匪喊话“张区长，你们快缴枪，我们一个不杀……”张兴良同志端起机枪就扫射，在场的其他武装人员也一起开火。周慌忙缩进匪群中。当时敌众我寡，土匪包围圈越来越小，为了保存有生

力量 我们全部退入村子固守。入村时，只剩下区长黄兴才、副区长张兴良和区的干部董兴齐、刘其鸣、谷永华、张祖宣、刘显耀等七名干部和黄兴贵等二十多位武装了（其余人员被匪冲散了）。这时村子内还关押有被捉的土匪十多人。村外土匪人多，火力猛。匪队除有大量步枪外，还有七挺歪把子机枪和几门小炮。我们为了加固村子，将村子大门（寨子门）加了锁，又搬抬了很多大石头把村门封起，以防万一。为了解围，区领导又派出谷永华（地下党员）和农民赵竹青化装出村子，分别向永川、九龙两地解放军求援。谷永华身穿长衫，头捆白帕子，怀中藏着黄兴才亲笔向解放军求援的信，信内容简短，周围划了一个大圆圈，表示十万火急，请速发援兵。张祖宣又从自己家里拿出了四封炒米糖让谷提起，装成走亲戚拜新年的人。赵竹青身穿补巴衣服，手提油壶装做打油的人，都从寨的西南边（土匪尚未包围的地方）混出了土匪包围圈。

留在村子内的同志分工把守。张兴良负责扼守村子左前侧碉楼。他先用中正式步枪向进攻匪徒射击，一百二十发子弹打完后，又换了一支坦母式冲锋枪共八十发子弹，先后打死打伤了五个敌人。子弹打完后又换了一支手枪和两个手榴弹，始终坚守阵地。刘其鸣守卫正门楼，当时虽然负了伤仍未离开阵地。张祖宣同志和几个武装人员守卫村后左侧碉楼，另一部份武装守卫村后右侧碉楼和右边围墙。黄兴才来回巡视、检查、指挥，并用卡宾枪打死了三个土匪。黄张二位区长又

决定焚毁全部文件。张祖宣拿出了他解放前夕用棉纱调换的步枪子弹供守卫人员使用。当时，区领导和干部都已下定决心与土匪血战到底，决不让土匪活捉一个。在这紧张时刻，张祖宣发现守围墙的几个武装人员，弃枪离开岗位跑到张家楼躲避。于是立即向这几位武装人员做思想工作，说明土匪是乌合之众，不要害怕，已派人送信求援去了。解放军一到，土匪就会土崩瓦解。区长黄兴才同志做了鼓励士气的宣传鼓动，又宣布：打退土匪后，每人奖励黄谷一老石。这样一来士气大振，个个严守岗位，土匪几次冲锋，都被打了下去，村子始终未被攻进。

先派出的唐伊任同志和驻永川的解放军取得联系后，解放军立即派出一个侦察连到板桥接应，当夜准备住万寿乡。待第二天拂晓赶到板桥解围。当解放军将到万寿山下正在洗脚时，第二次派出求援的谷永华又赶到了万寿，向连首长交出了十万火急的求援信。连长阅信后，饭都未吃就立即整队出发，来一个三十里跑步急行军，夜十二点就赶到了板桥。走板桥就和土匪接火，土匪看到解放军来了才慢慢向后撤退，但仍退得不远。当时已经是午夜，天又黑，为了谨慎起见，没有立即打开寨门，而是搭的梯子，请解放军一个一个爬梯子进的村子。解放军进村子后，主要研究了第二天拂晓带领全村人突围到永川去。因为解放军人少，土匪势大，硬打可能要吃亏。正在这时，到九龙求援的赵竹筠赶回来了，住九龙的一〇五团

派了一个连的解放军前来解围。一〇五团（接 下）
的王团长、赵参谋长都来了。于是决定不再突围到永川。立即组织向土匪进攻。当时王团长下令说：“今天要猛打，对进攻的土匪要死的不要活的。”当场就打死了土匪七八十人。经过激战，终于打退了全部土匪。第六区政府和区的领导始终未离开过板桥。

（五）全面清剿

当打退土匪包围后，一〇五团的王团长又立即向三十五师师部拍发电报，要求增派力量对土匪实行清剿。师部接受了一〇五团的意见，又派来了一〇三团，分别向东大山和西大山的匪巢进剿。

农历二月初，当侦知土匪头子×××在西大山一个庙子举行结婚典礼，很多匪众前来贺喜。匪首霍晴初也带有六百多匪众驻在庙内时，区派副区长张兴良同志带路，一〇五团以一个团的兵力向西大山庙子进攻。接近庙子之前，团首长将大部队潜伏于庙子四周。另派两个连的兵力迅速包围了庙子。土匪发觉被围，亡命突围。我们用两挺轻机枪封锁路口，当场打死土匪一百多人，活捉土匪一部份。土匪在突围中，有一部份跑到山上巴茅林里向我们打黑枪。王团长立即下令火烧巴茅林。火一起土匪就站起来逃跑。我们又打死了土匪三十多人。之后一〇五团又在西大山连续清剿七、八次。匪首霍晴初的八百多匪众先后被打死、打散。一部份做了俘虏。霍晴初当时潜逃（剿匪后期霍匪落网，于清匪反霸时期被判死刑，正法于三教场。

东大山的土匪主要是叛变的周治国和永川大小老磨三股匪徒约五

百人左右。这股匪徒经一〇三团几次围剿，打死了十多个，活捉了匪首周志国后，其余匪众亦随之瓦解。

在向东、西山进剿之前，约正月半时间，一〇五团的马连长和土地下党员郭远达同志，带了两个排的解放军到新民乡去建立乡人民政府，选韩华田同志为乡长，宣布郭远达为乡指导员。正当开会之时，匪首林光荣带领匪徒近三百人突然包围了乡公所（张绍恒院子），新选乡长韩华田发现土匪后即鸣枪报警，住在下场口张绍恒院子里的解放军，在马连长指挥下，立即包围了匪众。经过激烈战斗将土匪打退，土匪拖着他伤亡的同伙狼狈向西大山败退，保证了新民乡人民政府按时成立。

经过解放军两个团和区武装力量对东、西大山进行连续的清剿，匪势瓦解，匪众惶惶。在这大好时机，区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土匪自新委员会”，由黄兴才任主任，张兴良任副主任，唐伊任、洪明全、董兴齐为委员。在全区展开了号召土匪自新的宣传工作，反复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发动群众进造成强大政治攻势。同时在板桥中学开了军事法庭，对被杀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的两名罪大恶极的匪首三教曹矮子（贯匪）转龙乡姓黄的土匪路圭执行了枪决。对已擒的胁从匪徒，经过教育，自动办理了自新手续予以释放。从三月开始到四月中旬，全区前来自新的土匪达到九百七十人。个别隐藏很深的土匪骨干，在清匪反霸运动

中也彻底解决

(六) 悼念死难烈士

板桥区在剿匪过程中，除在永嘉牺牲了五位解放军外，本区干部、地下党员、区武装人员没有牺牲，但是在一次派解放军护送大足县征粮队回大足时，遭到了大足的土匪伏击，当场牺牲了三十五位同志，事情是这样的。

十月份，大足九龙乡的一个征粮队一行十二人。（都是二野军政干部到大足工作的同学，其中男同志十人，女同志二人）在征粮中被大足县的土匪追赶来到板桥区。区领导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了生活和住处，请他们暂时住下。而这些同志说任务没完成，吃了饭就要走。副区长张兴良同志找到驻板桥解放军的白连长和李排长，请他们派出两个班的兵力，带上两挺轻机枪，护送大足征粮队的同志回去。行至大足县的玉龙乡（俗名鱼口场）天已晚，决定在玉龙乡公所过夜。该乡留用的乡长冷××（俗名冷猪儿）问：“你们明天几时走”，回答：“一早走”。该伪乡长通匪，连夜勾结当地土匪黄××、王××在征粮队回大足的路上，一处居高临下的山沟里打下埋伏。当我解放军和征粮队同志走入匪众包围圈时，土匪突然袭击，解放军因受地形限制，虽顽强战斗，仍摆脱不了被动局面，结果当场牺牲了三十五位同志。（解放军三十三人，征粮队十二人）两位班长在子弹打完又无救援的情况下，自己跳到当地正烧得火红的炼铁炉内连枪带人一下烧